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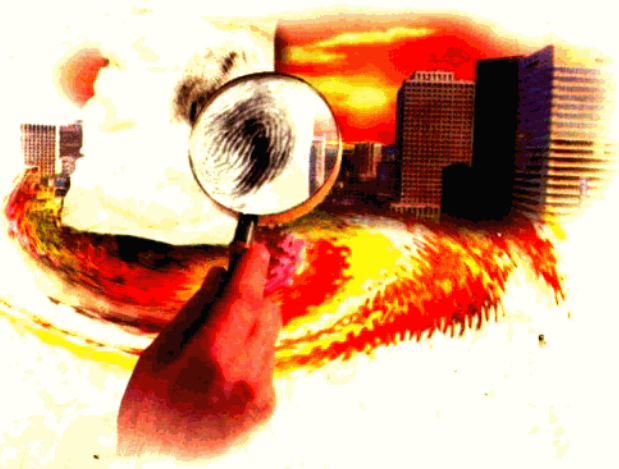
《少年故事宫》丛书



滴血的反光镜

——法制判案故事

苏殿远 著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目 录

凶手:王母娘娘?	1
美国,休斯敦快婿的虚惊	7
怪哉:反扒能手被骗	20
当代“丐王”入牢记	30
神警擒魔女	59
恶龙揭秘	66
白色佐罗落网记	71
泉城飞兵扫“病毒”	84
阴亲怪缘	94
人海钓巨鲸	104
CCTV 中央电视台门前纪实	116
一个冒牌白蚁专家	126
金光灿烂的发财梦	143
小天鹅变成丑小鸭	158
浪荡儿绝处逢生	163

凶手：王母娘娘？

信不信由你，几座壁刻的神佛石像，竟把 20 世纪 90 年代的当代人搞得失魂落魄，凄凄惨惨。

更令人忧虑的是，在此种现象背后，几千年封建迷信的毒素依然阴魂不散，损国害民，甚至对公安干警科学立案、侦破，起到难以估量的干扰和破坏作用，从而严重骚扰了社会的安宁，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它不仅给公安、检察、司法等执法部门，提出了一个十分严峻的课题，也给“人大”和各级政府，乃至整个社会，提出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号”——对封建迷信到底应该怎么办？

某县魏家村的魏德福，正像他的名字一样，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一家三口，勤奋耕耘，日子过得蛮好。可这一天，出乎魏德福的预料，他从黎家寨卖猪回来，未进家门，便远远听见屋内有人啼哭。进门看时，他惊呆了：妻子鼻青脸肿，7 岁多、刚上小学的儿子头破血流，额角上像伤病员似地缠着一层层白色的纱带。

母子俩泪如飞泉，见他进来，更是哭得悲天悯地……

原来，数小时之前，邻居卫立宁乘魏德福不在家之机，伙同其子卫煌火，手持皮鞭、木棒，将魏德福的妻、儿好一顿毒打，看看打得魏家母子不能忍受了，卫立宁才拖拉着凶器，气汹汹地离开。

魏德福此时听到妻、儿悲诉后，七窍冒烟：“他奶奶的，我宰了他们！”

他吼叫着，抓起宰猪刀，野牛似地冲出屋门。

殊料，魏德福刚刚迈出大门，忽见两名公安干警，风呼呼冲他扑过来。他还没愣过神儿，已被干警缴了械——亮晃晃的宰猪刀，被干警迅速扼住手腕夺了下来。

——刹那间即将发生的几条人命血案，被及时闻讯赶来的干警“堵截”在千钧一发之际。

但是，当干警们拘留了当事人魏德福，对他进行初步调查、审理时，却被魏的答辩和解释弄得啼笑皆非。

原来，事出怪因：今年9月24日，魏德福的邻居卫立宁丢了5桶花生油，每桶30斤，总价值约600余元。案发后，他不去依法报案，也不去细心了解调查，而是疑神疑鬼，认为十有八九是魏德福“近水楼台”，把油偷了去——尽管魏德福这个人在村内一向乐于助人，是村内村外有口皆碑的“侠士”，但卫立宁总认为“兔子吃了窝边草”，对魏怀疑。

可也巧，几天前，卫立宁刚把一口袋大米放在门前，准备用自行车驮至集市销售，却不料回后院取车的眨眼之间，那袋好端端的上好大米竟不翼而飞！

真是祸从天外来——卫立宁用血汗换来的大米，被不法

之徒盗走，的确令人深深同情。但是，愚昧、昏庸的是，这一次卫立宁仍非但不向公安部门及时报案，不求助于法律，反而又是一拖再拖，一错再错，一误再误——竟去向什么太虚世界的玉圣壁佛王母娘娘求救。

玉圣壁佛，是石陵公园的一大胜迹，系始建于魏晋时代的一片山石壁雕，其中王母娘娘的雕像最为巍峨，其高约五六米，宽一米余。从外态仪表看，那王母确实脸儿胖胖，富态优雅，双目含神，慈祥如月，深若圣明，令游人望而敬之，敬而亲之。

作为我国古代文物，因其雕刻传神、细腻逼真，被历代王朝保护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其进行了两次修葺。

像中国成千上万的神佛一样，王母圣体不过是一块山石，哪里有什么思维和精神，更甭说会掐指运算、预卜作案的歹徒是何人何氏了。

然而，封建迷信这只游荡了几千年的黑色幽灵，竟驱使卫立宁像吃了迷魂药，于星光月下，躲过巡园人的眼睛，蹑手蹑脚来到王母像前。

“心诚则灵，心诚则灵……”他默念三遍虔词之后，便祈祷神灵赐卦，从灵台壁匣内抽得一签。

签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福祸相克；远者亲之，近者疏之，上下为邻。

卫立宁只上过一两年学。许多字儿认得他，他不认得那些字儿，只影影绰绰认得“云、近、朱、之、上、下”几个字，似乎觉得“近”大概指的就是魏德福了。对，神仙指路还能错吗？

我那5桶花生油、一袋好大米，准是魏德福这个“假圣人”偷去了！

“他妈的！”想至此，卫立宁心火一进三丈高，嘴上直骂娘。

翌日，也该他出气，正好赶上魏德福出门售猪，魏前脚走，他后脚进，和他的儿子卫煌火一起手持皮鞭木棒，将魏德福的妻儿打得奄奄将毙！

人命关天。乡里邻舍听到凄惨的哭叫声，连忙闻声赶来。人们七手八脚，先给母子二人敷了些药，简单包扎了一下伤口，又慌忙跑到七里洼派出所报案，这才将救兵干警搬来。

当二名干警如风似火地赶到卫立宁家时，卫家父子均不在家，于是又赶到魏家。这时，见从魏家扑出一人，两眼怒睁，手持尖刀，便不顾一切，将丧失理智，很可能成为杀人凶手的魏德福手中的牛耳刀夺下……

一场“大火”被侥幸扑灭了。

然而，令人深思的是，导致“案件”的“成因”到底是什么呢？仅仅是那5桶花生油、一袋好大米吗？能把所有罪咎完全扣到文化层次很低的卫立宁头上吗？

让我们看看，这场打人致伤案的富有戏剧性的后半部分吧。

当卫立宁被七里洼派出所传唤后，他那17岁的儿子卫煌火坐立不安。他探听到父亲被拘留，有可能被判刑，后又听说派出所已侦破了花生油案，并非魏德福所偷；说那袋大米，也已调查清楚，系一个体汽车运输户，路过他家时，顺手牵羊，将米窃走的。于是，他思前想后，觉得父亲根本没罪，罪魁祸首

应该是那个王母娘娘，如果不是她卦中有误，父亲怎会将魏家母子打个半死不活呢？自己虽然没有下重手，但也问心有愧，特别是想起自己小时遭父亲打骂时，魏德福大叔常出面“搭救”，于是愈想愈感王母实在太可恨！

这时，卫煌火的母亲亦为此事急得头晕眼花，竟神情恍惚，走路不稳。卫煌火的这肚子气就更大了，像一只鼓鼓的气球，轻轻一触，即行爆破！

“唉，你爸从小信神，哪年不磕几十个头啊，想不到如今倒栽在神身上……”母亲有气无力的一句呻吟，更刺激了卫煌火那根仇恨的神经。

待母亲深夜服药睡熟，年轻气盛的卫煌火提着爷爷那一辈儿开山用的、锈迹斑斑的大铁锤，像一只山虎跃上一层层石台阶梯，偷偷寻至王母像前，腾身而起！

可是，神像太高，他够不着王母娘娘的圣容，便猛地抡起大锤，朝王母娘娘那肥大的脚趾砸去！

砰！王母娘娘的玉足已成碎粉……

不久之后，这可怜巴巴的卫氏父子，在县城的狱中邂逅相遇：卫父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刑；卫子虽未打伤魏妻魏子，情节轻微，免于刑罚，但破坏国家保护的重要文物王母壁雕罪不可赦，也被判刑。

此刻，魏德福的妻、儿躺在医院里，泪眼未干；而本应和睦相处的近邻卫氏一家，也正哭得泪若泉涌！

一座石像，害了两家。



美国，休斯敦快婿的虚惊

巨金和机票不翼而飞

北国。三月的早晨，空气清新如蜜。一列桔红色的列车，风驰电掣般驶进了中国辽阔的中州大平原。车厢内，旅客们从睡意朦胧中醒来，有的伸着懒腰，有的拉开窗帘儿向外眺望。

“阿嚏！”不知谁打了一个响嚏，把一位风度潇洒、穿戴考究的中年男子猛震了一下。他叫费普，匆匆忙忙刚从河南新乡站上车。此刻，他正浮想联翩，凭窗远眺——从远处薄薄的雾霭和散开的炊烟中，他似乎隐隐约约地看到远在美国休斯敦城的、白发苍苍的老岳父，正在机场出口处，满脸含笑地迎接他这位久违的快婿。

想得正美，却被身旁一位旅客的响嚏给震断。他惊了一下，仰脸的工夫，忽然发现自己放在行李架上的大提包，好像出现了一道长长的口子！昨夜上车天黑，心情慌张，也未及细察。

糟糕，一种不祥之兆像黑云飞上他的心头！他急忙站起来，头部靠近提包细瞅：啊！那刀口齐刷刷像一条直线——显然，是被人用极其锋利的刀片割破！

他的额角不由渗出冷汗，忙脚蹬座椅，双手微颤着把大提包从行李架上拽下来，搁在临窗的茶几上，用左手扯住提包的一角，右手匆匆探进“刀口”。他左摸右摸，摸不到那只珍贵的公文包。提包内那一叠叠整齐的人民币早已不翼而飞！

“天哪！”费普险些瘫倒在车座上。

费氏系河南新乡市某化工厂的职工。爱人贺兰和他和谐相伴，日子过得蛮好。膝下还有一儿一女，活泼可爱，是龙凤双胞胎。生活可谓幸福美满。

可是，甜蜜、温馨的“外情”却不断“袭来”，搅扯着他们的心：年迈的岳父、岳母远在太平洋彼岸的休斯敦，由于年岁日增，身边无儿无女，所以特别想念遥居河南故乡的爱女和快婿。他们尤其思念那一对天真烂漫的外孙儿，有时想得半夜里给女婿挂电话，絮家常，聊思盼，以释梦寐团聚之情。

除此之外，费普和贺兰几乎每隔一两个礼拜便收到来自休斯敦的飞鸿传书一件，二老频频召唤女儿、女婿赶快来美国定居，继承他们的一大笔家产。

费普呢，起初恋家心切，毫无赴美的念头，但是经不起岳父翁三番五次的软磨硬泡，以及爱妻的枕头边上的再三催促，何况，那边还有据估计不下一亿美元的巨额家产哩！

一天，他终于下了决心，想先到美国把家产继承下来，然后再将它投资中国。这样，既满足了岳父母团聚的心愿，也满

足了河南家乡父母的要求，同时，对发展中国经济、振兴家乡事业也大有好处。这岂非一箭三雕！

好，说走就走，他马上写了全家四口赴美定居的申请书。

不久，他获得了愿望即将实现的消息。

于是，他从银行里取出了全部积蓄和退职金，总计 17 万余元。他把钱分别装在提包和公文包内，将 3000 美元和 4 张机票，以及出入两国国境的一切证件，和其他珍贵的纪念品统统装入公文包内。随后，将公文包塞进大提包内，以便携带。

一家人兴高采烈地登上了火车……他们万万没想到，未出国门大祸临头！

天罗地网迅速撒开

铁路公安局局长魏克和刑警队长马龙泰不敢怠慢，连夜组成“费普专案侦破组”。干警们争分夺秒地进行了与此案有关人员的细致调查。

通过调查，他们确认了以下三点：

1. 失主申请赴美定居，单位组织上了解失主行期。但经过内查外调，一一落实，发现不管是从作案时间上或者作案条件上，单位中掌握费普行期、行踪内幕的领导、职员，都不具备作案的可能性。

2. 费普虽然在刘师傅和厂长李克玉家亮出美元与机票等物件，但据调查，案发前后他们均无时间到达车站，他们无法

分身。因此，这一条线索可以排除。

3. 至于其他的知情人和厂内凡与费普有联系的职工，经过密罗细筛后，也都一一排除了作案的可能。

那么，案犯到底是谁呢？此时此刻，他又藏匿在何地何方呢？

干警们在烟草气息浓厚的会议厅里，绞尽脑汁，探索、分析、判断此案中的每一细节，每一症结。当启明星快要爬上天际的时候，他们终于又进一步得出如下比较明了的结论。

费上车不到半个小时，便很快发现巨金珍物丢失，可见歹徒早在盯巡猎物，而且颇有作案伎俩。

由此推论，作案人很可能是极其隐蔽的、阴险的、长期在列车上行窃的江洋大盗。

“江洋惯犯”，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坐地虎”。这帮人一般在车站内部，特别是候车室内外作案，多以掏包、端包、诈包、抢包为主。二是带翅膀的“游龙”。这伙人专门“啃车”（“吃”铁路），专在飞驰的列车上作案行祟。

由于费普的珍贵提包是在列车上被割破盗走的，说明案犯是个下手快、稳、准的十分猖獗的“游龙”。

在列车上，干警们虽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未能查出原凶。但由于这是一块新乡的“肉”引起贼人下“口”的，所以，这个“游龙”极大的可能与新乡有关，新乡市很可能有他们的“龙潭”！

天还未亮，四路侦破奇兵已飞向各地！

第一路，很快飞进化工厂。为了避免在匆忙之中漏掉半

星疑点，他们不但把一切与本案可能有瓜葛的人和事物又进行了第二次筛罗，而且紧紧围绕银行取款等情况，在化工厂及其附厂化纤厂内细查细找与费同时取款的嫌疑人员。

第二路，急飞市公安局，与该局干警密切合作，严密控制住各条要道和旅馆等有关行业、单位，摸查费案发生时，在新乡市经常割包行窃的“坐地虎”、“游龙”及与其有牵连的团伙和个人。

第三路，急奔郑州。以郑州市为圆心，东起徐州，西至洛阳，北至石家庄，南至襄樊……在“圆”内抓“现行”，并在列车上采用“一穿一”的办法寻丝找线。

第四路，更是急如穿梭，繁忙异常。他们昼夜不停，东奔西走，审查费案发生后，活动在郑州到石家庄、洛阳到徐州之间，各地、市县抓获的以割包为主的“游龙飞蛇”，以便尽快抖出新的线头。

“小鲨鱼”吐露天机

早晨，8时20分。市邮电局邮递员小李，跟往常一样，打开了悬挂在邮电局门前的邮政信箱。

突然，他眼睛一亮！啊，一排标有外文字的“信件”映现在他的眼前。他立刻好奇地翻了翻，啊，他几乎惊出声来：“这不是两本出国护照么？”

火速送市公安局进行技术鉴定！

经鉴别、辨认，这两本护照正是费普夫妇失落的珍本！

它怎么会“飞”进邮箱去了呢？干警经过反复分析，认为犯罪分子一定在本市有落脚点——说不定，就在这个邮箱附近！

弓弦绷紧了！

侦破的“雷达”又把目光迅急收缩回来，紧紧盯住了新乡！

寻觅，日夜不停地寻觅。说来真是大出干警意外，他们竟在光明旅馆的两栋红砖大楼的细小的夹道中，找到了费普被窃的公文包！

当然，公文包内的 10 余万元人民币和那作为硬通货的数千美元，已荡然无存。然而可喜的是，其他珍品一仍如旧。

“看来，罪犯就在咱们的眼皮底下。”第二路飞抵新乡的干警惊喜地面对物证，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得出了这个共识。

3 月 15 日，外线组干警老艾和大李（因身高近 2 米而得名），在街头巷尾巡查涉猎中，兜住了一条摊前叼食的“小鲨鱼”。他在摊前“端”一位顾客的手提包时，当场被擒。

经突击审讯，很快就查清了这条“鲨鱼”的游踪底细：他叫云××，32 岁，系辽宁省庄河县人，是个屡教不改、流窜扒窃的在逃犯。

云犯贼眉鼠目，起初拒不交待，经五六十回合的较量，待至黎明 4 时 40 分左右，云犯禁不住预审员的犀利攻势，终于败下阵来。他哀叹一声，向预审员要了一支香烟，燃着，随之凄凄然作了如下交待——

“3 月初，我在一家饭店里，碰上了流窜犯李佳代，他家住

在小李家村，我们是‘老帮亲’，同窝的‘豹子’（扒手自誉的称号）。酒足饭饱后，他冲我歪嘴笑着说：‘走，咱哥们儿凑帮去！’说罢，就把我领到光明旅馆。进了413房间，我一眼就瞄出几年前，我们在一起割兜、端包的朋友朱晓，他是北半天有名的‘超级钳工’，下‘钳’快、准、轻，让失主毫无觉察，功夫神鬼莫测。我挺佩服他，要不是他宰朋友太狠（指分赃太多——编者注），我不会离开他。

“我们见了面，‘嘿呼’（寒暄的意思）了几句，他就顺手指了指早已就座的几个‘道友’，给我介绍了一遍。记得有一个脸盘儿较黑的，叫龙舟，一个瘦小枯干的，叫朱麻雀，可能不是真名，还有一个叫武永，最后介绍的是一个额头上有一个紫红色大伤疤的汉子，我记不清他的名字了……”

云犯还供认，除龙舟之外，上述“游龙”都因诈骗、盗窃，被公安局、法院等法制部门拘留、审讯、劳教过。

根据云犯的交待，干警们查明了这帮“游龙走蛇”的真面目：朱麻雀真名郭立刚，头上有疤痕的汉子叫酆明……都是嗜食铁路旅客“血肉”的老牌“游龙”。

他们长期流窜在京沪、京汉等铁路沿线，对列车上的“集市行情”了解得如同掌上观纹。他们分工精细，行踪诡秘，下手隐蔽，勾手（行窃）极快，一旦“货”到手，即像一溜阴风，“飘”下车去，任你有天大本事，也不会马上找到他们的一丝踪影。

新乡，近年来发展很快，有些外商也在向这里大笔投资。因此，用他们的话说，这里行情看好，是块肥肉，于是在这里营建了“龙穴蛇巢”，时而于此“卸货”，时而于此“洗脚”，玩得好

不快活。

自从撬开“小鲨鱼”的嘴，干警们得到了不少真实情报。他们顺着云犯的供词往下捋线解扣。

剖析过程之中，专案组再一次找到光明旅馆的王某和吴某两位服务小姐，将从外地公安机关传真过来的龙舟、朱麻雀、武永等人的立体形象传真照片，交给王、吴认证，她们马上说：“就是这帮家伙！绝对没错儿！”

剖析已定，兵贵神速。专案组立即兵分三路，闪电般披挂出征：

一路北上哈尔滨，彻底查清几条“游龙”的真迹；

一路火速赶赴与“游龙”有亲戚、朋友关系的一切可能落脚的窝点，寻找抓捕线索；

一路兵马立即与各有关兄弟公安机关联系，布置好查巡、卡封、堵截，并把几个嫌疑人员名单，电告各兄弟机关……

牡丹花开 “游龙”被擒

正当哈市公安局刑侦队全力以赴追捕“游龙”的关键时刻，铁道部下属公安局的神探们也在拨草捉“蛇”，并且出人意料得到了盗窃费普巨金的一伙“游龙”的下落。

深夜。春雨绵绵。一名群众用电话举报，过去曾沿京广线特别是郑州附近“啃铁”的窃贼花某、李某，正在某大宾馆酒吧中玩女人……郑州市公安局立即紧急出动，将在宾馆作乐

的逃犯“游龙”花蓬春、李平凡缉拿归案。

据花、李二犯交待：洛阳市正开牡丹花会，哈市的几条“游龙”也在那里，想观光浏览盛景，饱饱眼福；同时，借牡丹节人烟兴旺之际，混水摸鱼，大捞一把……他们现在住洛阳××街一个部队招待所。

哈市公安局闻讯，立即挥师南下，奔向古都洛阳。

下车后，恰好是雨过天晴，空气格外清新。连日列车颠簸之苦，被这宜人的夜景一扫而空。干警们精神抖擞，在洛阳市公安局的秘密协作下，于十里花灯闪烁竞彩的街头，将龙舟等一群玩兴正浓的野“龙”一举擒获。

世界上，好梦难长久

原来，这帮“啃铁”的“游龙”在潜逃后屡屡作案、次次得手，于是梦越做越香，嘴越“啃”越馋……他们完全忘记了祖宗的遗训：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3月7日，夜风大作，飞沙走石。三犯借“天公”的掩护，神不知、鬼不觉地跳上一列途经郑州的一般快车。

“串户”（围列车走了一圈）后，他们在车门口窃议一阵儿。龙认为这趟车上“肥”不多，不如到特快列车上“挎大包”（捞大钱）。

计议已定，三条阴影在安阳站跳下火车，窜上由北京开出的—列特快列车。可是，他们“游”来“游”去，却无“粒粟”可